

支那
撰述

續高僧傳

卷三十五

北齊書

衡

C40
4514
188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唐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十人
附見五人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傳一

隰州沙門釋法通傳二

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四

道璋

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五

普應
法行

終南山至相寺釋弘智傳六

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七

惠序

无礙

无礙

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傳八

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傳九

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十

圓勝

釋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譎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爲慮本晚任并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爲師傳每有衆集居于座元酬問往還以繫節爲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摧挫時人目爲豹選者也及楊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牟甲以興國寺爲甲坊以武德寺爲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楊素敗之官軍入郭搜求逆

黨總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辯曰王力嚴切不敢違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疎可依軍法選時在衆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舒顏曰僧等且還留向對僧擬論機務自爾晝叅軍將開散僧誅晚還寺宿不久煬帝下敕通被放免故合衆獲安誠其功也及大業末歲兵饑交接四方僧遊寄食無地興國雖富儉嗇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憤激身心

每日拄杖在門驅趲防者携引羈僧供給鉢器送至食堂衆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衆開僧制許選停客自餘不得然其慈濟之深感激府俞房內廓然財什不積唯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總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雜爲饘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見其縵縷皴錯形容羸瘦流淚盈臉不能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伊始人情安泰義興新寺法綱大張沙門智滿當塗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嚴位道場三百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潤

遐邇選聞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選曰吾識可共爾識同耶但四卷齊讀文言未了便曰依呪滅罪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妖詿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衆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遭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卧引衣申脚曰

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黎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于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蹟庶可澡雪形心頓祛鄙悋叔緒護法開士抑斯人乎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隰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不達村間如有造者以灰灑面通雖處俗情厭恒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槩超出意表剃二男二女并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

答曰我捨枷鎖志欲通法旣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卽遊化稽湖南自龍門北至勝部嵐石汾隰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解齋家別一槃以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其德難倫曾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卽絕粒竭誠遶獄行道其夜聽事野狐鳴叫怪相旣集通夕不安及明放遣通曰我遶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放經日不食夜又狐

鳴官庶以下莫不震懼苦勸引挽方從其請爾後巡行無時寧舍曾投人宿犬咋其脛尋被霹殂風聲逾顯後卒於龍泉余以貞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往行高聞可觀欣其餘論試後披敘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統其大歸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羣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佛日弘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革凡弘道利生於是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覩其家業叢雜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曾不大觀由之自陷

備于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矣

釋明瞻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爲進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任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敕召翻

譯任大興善衆觀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敕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卽拜唯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爲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敕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五黃中之族

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敘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敕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卽視擬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敕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束帛特隆常准後廻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頻參元選僉議斯屬下敕令任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哲允斥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

殿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爲宗帝大悅因卽下敕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卽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奴隸皆因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飯千僧大乘經論須者爲寫歲恒不絕爲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

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賁助供觀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辭告別卽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旣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爾而逝春秋七十卽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遂瘞于巖下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

欣梁直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開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爲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諸廣遊都鄙流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揚都聽莊嚴寺智燭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卽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回天睽至四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總令義集乘當時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任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爲佛果出二諦外爲二諦出佛果外乘質云爲法師

出開泰爲開泰出法師彼曰如鴛鴦鳥不住圓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燭公處座歎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震隣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總等並伸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號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卽伸言論義高詞麗聲駭德徒遠顧曰何處吳僧脣舌陵人復豈愈此王聞

之彌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並號龍象咸開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關陳款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祖東巡岱宗鑾駕伊洛敕遣江南吳僧與關東大德昇殿豎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集縱橫駱驛罔弗喪律亡圖高祖目屬稱揚羣英歎異開皇十七年於揚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及晉王卽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敕郡別揀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道別敕

乘爲大講王三日三夜興諸論道皆爲折暢靡不冷然從駕張掖蕃王畢至奉敕爲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歎咽麴布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爲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又敕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王經化洽士庶正道自登咸嘉賞讚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高大六卽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故用傳持

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
掃定東夏有敕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
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
許僧住同華寺乘等五人敕住京室于時乘從偽鄭
謂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住
勝光秦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
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座擬敍三宗衆復樂推乘爲
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
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
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爾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

座情慮莫安今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
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先敷帝德餘
一無所慮旣最末陳唱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
地榮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敘大致理具
禮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已下
爰逮羣僚各下席胡跪竚聆逸辯乘前宣帝德云陛
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
雙徵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躡響風馳應機
雲涌旣而天子迴光敬美其道羣公拜手請從弘業
黃巾李仲卿結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轅門慧日

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
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
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
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
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
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
比隣州聘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
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
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敘道者有
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燁燁玉清之上

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
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
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
相生旣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
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旣莫測從何能生佛
故車胤云在已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
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
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寧
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

禡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
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
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
目此時獨據詞宗餘術無爲而退一席揚扇萬代舟
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
恩也貞觀元年乘以銜荷持命義須崇善奉爲聖上
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
等道場日夜六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
日終于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告於
南山谷口焚之私歛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

爲製碑文見于別集唯乘釋蒙據道護法爲心撫物
卹窮彌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俱揚寫送若流有
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
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蕭散映徹牆仞自見英德
莫不推焉又卿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稟淮香申明供
禮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遍
璋卽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慤偏能嘔讚清
嘽婉約有勢於時每爲都講亦隸倫則京邑後附多
響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也童稚兒聚謫詭超

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爲言先十一出家住大總持寺聽敘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力堅明才氣雄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惠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爲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居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聲同歎曰此小師最俊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眉間白毫可長數寸光映頰頰沙門吉藏摩其頂捋

其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燿前屆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憊溢僧衆惘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悍千僧用充軍伍有敕可之雅卽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旣迫王威寂無抗抵實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遇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廕慈雲於舍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播

揚於後代豈不以朝含安忍省納芻蕘恣此愚情述
斯頑見嗟于可悲實傷其類且自多羅旣斷終不更
生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清濁
異流蘭艾殊列則使羣臣息於議論梵志寂於誦聲
定水噎而更通慧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
雅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尅日將發實騰入
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大法輪卽是魔事預是千僧
同時號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撮法雅毆擊數拳
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
大麤付法推劾卽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射

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敕乃罷今還俗所選千人並
停復寺實雖處俗壤而兵役得停欣泰其懷曾無憾
結貞觀元年敕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
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杜
使曰沉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採李
之年染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
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
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鷲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
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爲宰殺之
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四海愴動

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
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
萬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亡
身除甘蔗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疎
慕實嘉聲震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鉢於祇桓
棄我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
高懸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
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輕以干陳但增悚懼後法
雅竟以狂狷被誅倫以事聞乃下敕云智實往經論
告法雅預知羸勃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宜依舊

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据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
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
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
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
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
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
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
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
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
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

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通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沉開明是屬乃攜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

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其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誠恐真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忠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敕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敕語僧等
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
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理萬刀之下甘心受
罪遂杖之放還抱思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渭陽之三
原焉信心之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
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
執床角昇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手訣云實
以虛薄妄廁僧儔一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
死未曾爲法以爲慨然近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
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

卽貞觀十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鄽不執錢
實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常日往還而始
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
而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皆供承有敘通
共嘉焉總持故塔修奉者希實每香燈供養以爲已
業病轉就篤滴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
曰大聖垂誠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
累劫之誠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終
事答云譬如彎弓放矢隨處卽落觀于山水未有親
疎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爲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

達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爲立靈廟夜別四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奕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奕對論無言酬償但云禿丁妖語不勞敘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卷背負簾條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芻蕘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爲呈達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奕表牽挽奕手

與談正理奕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杜口不對斯亦慙惇強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任總持衆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羣每日六時常立叅像自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如在精慙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爲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畫者皆圖續之銘其相氏卽勝光褒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饑餒煙火不續總斷持名勝普應爲先結會僧倫誓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投者日恒僅百風少欣欣曾不告倦而行微念

起厭怠懷卽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
每旦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問將接多辦鉢履
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休舍後往楚國講遺教論
以畢終矣

釋弘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年德盛
鄉間權爲道士因入終南山絕粒服氣期神羽化形
骸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靜法寺遇惠法師問以
喻道之方惠曰有生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
託津通以適道所以古有繫風捕影之論仙虛藥誤
之談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遣累之

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始天下大
同佛道二門峙然雙列智乃詣省申訴請隸釋門并
陳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貫入緇伍隨情任寺而性樂
幽栖乃於南山至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燠
神用通簡莫不精詣然而性立虛融慈矜在務陶甄
士俗延納山賓巖隱匱乏之流飛走飢虛之類咸贍
資糒粒錫以貝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約而能攜引
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護之開士也滅後遂
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法利積散不窮弘誘博愛爲
而不恃加之以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

莫曉故凡有福會必以簫鼓爲先致令其從如雲真俗不爽於緣悟矣講華嚴攝論等以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林下收骨焚散遵餘令也門人散住諸寺者咸謹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劬勞顧復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祀謁之恩又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寶德寺莊所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音釋

隈席入切地名

簞諸延切糜也

皴七巡切皮細起也

勃而振切充滿也 咋側格

切吹綜作弄切理經也

燭卽約切

聃都含切老子名

嬪昆賓切婦官 燿古玩

切舉媵以證切送嫁女也

攄舉蘊切拾也

悃悃彭亨二音悃悃自強嗔貌

績

胡對切書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資刻續高僧傳第三十一卷上計七千五百零三字

該銀三兩九錢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溧水陶學恭刻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爲海雲良覺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唐釋道宣撰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
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
林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糗木食於青
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
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
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
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荆楚
梗槩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

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
多年外統儒門內希聃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
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俗服其精華膜
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敘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
用諮琳取定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僞葛
妄之言銓題品錄武德初運還莅釋宗擁帙延光栖
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
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
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
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

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
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遵其邪徑通
廢宏衢莫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
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
請動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敕承有斯問卽陳對
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
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
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
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
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

生歿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
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
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
乖事主而心踐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
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
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
大畧也而傅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奕乃多寫表狀
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
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
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梵文委

示業緣曲垂邪正但並是奕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
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主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
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
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
一考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
意存敬事君父至德唯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風
易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
之旨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誠自局於一生之

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

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颺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謀今書之量莫不流甘露於萬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

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
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
靈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
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
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
更始誌上分身員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
詳乎並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唯紹隆
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隆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大
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
皇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傅氏所

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
黷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
德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
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
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羣篇野無遁賢朝無遺士家
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
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
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皂隸不塵其道乃上啓
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庶績咸熙其
博詣焉故爽奏狀因之致寢遂得釋門重敵琳實其

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爲之序胤而傅氏
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構扇黃巾用爲黨類各造邪論
貶量佛聖昏冒生靈銜曜朝野薰蕕旣雜時所疑焉
武德元年春下詔京置三寺唯立千僧餘寺給賜王
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敕旣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
於臺街四民顧歎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
賴由震方出帝氛稭廓清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卽
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
逢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寡學乃探索典籍
隱括玄奧撰辨正論一部八卷賴川陳子良注之并

製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
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
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
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
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卽心非色
爲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
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
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
庸文誦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
遂著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雞之銳競馳

黃馬之峻爭驚莫不葉墮柯摧雲銷霧卷但此論窮
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
弟子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懷
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
之遊於是啓所未聞爲之注解良文學雄伯羣儒奉
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
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任之衆所推美舉
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黃巾秦
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
陳琳論謫訕皇宗罪當罔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

見有衆侶宜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
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縲繼下詔
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爲
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
犯毀我祖祢謫黷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荅
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
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
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
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怨已謙光仁風形于

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
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
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
謫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畧對
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謫毀家國自後
辨對二十餘例並據琳詞具狀聞奏敕云所著辨正
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
令爾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
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
尊名銘誦心府擬爲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飄勇橫

逸胃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敕至云
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
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興
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
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實觀音之力咸資
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
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敕治
書侍御史韋悰問琳：「詔令念觀音」因不念乃云
唯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
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

聖臣賢不爲柱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卽是觀音
旣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所著正論爰與
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
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
以事聞遂不加罪有下敕徙于益部僧寺行至百牢
關苦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
苦情結斷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序膝
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召諸關傍道俗葬於東
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
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爲敷化之

訓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爲家操本住京
輦後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栖投往還
莫寄序乃宅寺關口用接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
耳于時治書侍御史韋棕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
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旣播無爲之教實隆
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
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不若
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
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
憲網健美未忘觀繳在慮斯源不殄至教式虧請寘

嚴科以懲姪侈乃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怪其
歾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議大乘教法并諸論
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綉錦續其文思
流靡雅便騰焰彌穆又善應機說導卽事騁詞言會
宣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罕嗣矣

釋道會姓史犍爲武陽人初出家住益州嚴遠寺器
宇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叅候猶以蜀門小
陋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
宗領還蜀欲大開釋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
術會皇運初興率先招撫詹俊李袞首途巴蜀會上

疏曰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敕猶在門
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卽日劒門
雖啓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
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
之利也惟公圖之爲使淹留遂不行于時國初僧尼
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
新立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會經總管段倫陳牒
改觀爲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改囑安撫
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達乃引兵過城四面
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訴噂喏街衢會曰未能令天

下改觀爲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
毀武皇登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
髡師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會覘候
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爲諸在獄講釋
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縑縷不勝寒酷京師
有無盡藏恒施爲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
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青眼大開方
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尚
陸沉於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
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錘以

代鴿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
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覩獄吏
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旦灑穿襟與
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燼若竟不免溝
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卽送裘鞋給之及事釋還鄉
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僧別詩曰去住俱爲
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
皆墮淚時益州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
有譏誚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唯
張綱埋輪東雒難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奏誅梁冀

威攝四海者捷爲武陽人也漢時有問楊子雲曰李仲堪何如人答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巴西閬中百王之仰哉益州郫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虚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旣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

釋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

起勤獨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嵩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恬内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卽今見存恒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内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

日復爾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卽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住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警欬之聲至顯慶四

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畢人問何故如此急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枿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傷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牀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卽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

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便給行悲敬業子爾隻身投於林壑麤服草屨用卒餘報遂登峭隙獨靜行禪不避虎兕常思難施時或弊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祛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敕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卽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

食時至必爾初無乖候斯行感玄微罕有聯者而常懷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敕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旣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顫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

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敕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嶠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疹見受戒神爲摩所苦尋卽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卽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躪死乃穌藏卽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旣而入京蒙敕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

國請還啓敕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雜綵五百段
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設大齋大德法集
并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
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爲福利
者齊還本國旣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
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
乃敕藏爲大國統住王莽寺寺卽王之所造又別築
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
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
霧審霑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

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
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唯事頭陀蘭若綜業
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
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
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
綱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
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試厲說法嚴飾佛像管理
衆業鎮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卽斯人矣又別
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
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中鉢大衆悲

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一撰也今春秋將立器宇弘峻吐言成政行立懷德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壑及同返國大敞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構旣重今則三學

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法護法而陳教適權適道實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拯弱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網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衆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吉常行其務遂有撾捷撻於靈岳聲告但爲任持重結法於剌洲教旨唯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住法萬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漢未取泥曰斯皆助揚道

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卽生紹正法於來世故使湮
殘屢染尋復還興豈唯凡謀盖其力矣況乎迦葉尊
者凝神雞足之峰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
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遞相弘扇或摧裂
愛網或傾覆慢幢或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爲業應
接若雲雨之相投爲功惟重等大地之弘博所以身
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邇多徽號標無相之後佛五
百門學通號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時御
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子良由闢樹園之福
地蕩邪寇之高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

卽護法之緣蓋唯斯矣自道風東扇爰始騰蘭前傳
重於開宗故入譯經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
不可弘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
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
時心重空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受道
欽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於壇側褚信剃頂於
場中顯宗悟理如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萬代
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茲德可紀茲言
可詳而閩越隱其高例附譯稱述竊比則事業懸殊
達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非經務故

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魏重邪量如
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乎齊周兩治厥政
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武偏弘李衆然其邪辯逼正
邪僞而正通妄作亂真真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一統
民無兩情釋侶闡邦寺塔充國二百萬衆綱猷上統
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門之制約指剡洲化境通括
像正任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唯人謂乎
弘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
皆輕而不思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
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虛於邪敵雖

復金匱玉韜之秘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曾
何足道所以登虎之始搖動物心異衆等山丘鼓論
同雲物致使纔撓刃辯載戢妖氛定方術於面前樹
微言於卽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臺檻宗虛者深剗
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
統於義門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世
號武鄉豺狼之諺想不虛託懷文斯寡習勇彌隆酌
緯候之識詞納譎誑之佞術衛嵩本我之胤張賓乃
彼之餘異響同心唇齒相副競列封表曲引遊言冒
罔帝心覆絕仁祀時未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

之所不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元方改前
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彌
天二論旣陳異見將弭而狙詐蠅巧終墜前條靜藹
上賢當斯頽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慨正道之遂荒
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
遺形亦有十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覲法滅而增哀
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爲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
悲矣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則日月
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續昌矣有隋御
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爲收恒俗二世續曆同政前

朝悼像化之微行襲宋桓之致敬于時緇素相望愕
然明瞻法師屈起臨對夙未程術衆或漏言及覲其
厲色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
其足而瞻逞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
人焉衆乃悟其脫穎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
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
佩席於天門慧滿戴衣於朝伍智實剛烈詆呵於時
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屑古也莫不
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
乎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網實敦遐志志

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
九有之非宅未曾爲法徒喪餘齡豈唯往生乃窮來
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覩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
而直前鼓通博之橫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旣
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蹤
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勵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孝元空宗了

音釋 縲繼 縲倫追切繼先 噂啗 噂咨損切啗徒合切切黑索也

躡 房益切 霽靄 霽於檢切靄於蓋切霽義語也 漚 七黠切漚城水也

丹陽賀學禮施貴刻此 計字七千九百四十箇該銀四兩錢六分 釋道一對丘義民書端司美刻 萬曆辛亥歲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唐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四人 附見十一人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僧明

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東齊沙門釋明琛傳四

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五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傳六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七 法智 道集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八

道香

僧朗

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九

荊州沙門釋慧簡傳十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一

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傳十二

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三

齊相州鼓山寺釋道豐傳十四

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五

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六

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七

此下見下卷

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八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九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二十

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一 傳大士

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二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四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五

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十六 法齊

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傳二十七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九

楊祐

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

智嚴

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一

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二

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三

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四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任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
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
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

敕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
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敘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
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
寺二人相得言咲抵掌彌日不懈文旁見夷言不曉
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
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
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
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
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
測高深圍圖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

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卽知之文憤氣不信卽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瘕死無核斷許旣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秤錘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芻或側抽線映眼周廻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

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欬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有知解
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收付榮
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効達以實告公大怒以車
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
更忽不見車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
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攣急不能遠行及至天曉
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
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
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卽得脫又僧明
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

爲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纏從
頭至足尅明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繩
小寬私心欣幸精禱彌切及曉索然都斷旣因得脫
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
神力所加也卽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
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爲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
爲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
富豪侈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
獄衆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于文

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卽其生地矣見有廟像戎
夏敬禮處於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傳至
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
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
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
其有關則世亂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
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
寺中塑像于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化爲業文不
具矣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
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卽選石

命工彫鐫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
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
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
會儀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里相好還
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
照鐘聲飛響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頻
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
經數十更以餘物爲頭終墜於地後滅佛法僅得四
年隣國殄喪識者察之方知先監雖遭廢除像猶特
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飾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

年煬帝躬往禮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舊額爲感通寺焉故今模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衆異致令發信彌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號爲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誠約者殷矣見姚道安製像碑

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爲心當魏明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略私結密

交廣搜論道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構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悅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辦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葛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傷蛇比擬乍度乍却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傷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喻決意已行博爲

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
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
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
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
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絹
十疋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
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
後入堂賁絹束掇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絹相
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
人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慄怖無聊依常唱文如

疏所解琛卽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意奔勇泰
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
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卽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聞
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
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卽出邑共伴二
人投家乞食旣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諍耶
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
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
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卧
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爲蛇尾

撰述
翻翻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
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
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
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
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歟作蟒頭身形忽
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于時四面無量諸
蛇一時總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趣谷而下諸
蛇相隨而去其伴曰驗斯報至鄴說之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
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心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

甚憂悉以身資爲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
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
乃感悟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
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間金色朗照語泰曰
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須臾不復見悲喜流汗便
覺體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爲同意說之泰後終
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疏耳

釋道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沉博遊化已任
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
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

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稱觀世音聲未絕卽見所住床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劫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餘道婦入獄後稱念

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閤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旣聞卽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猛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述世音應聲風

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爲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火一澤之草纖毫並盡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爲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爲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殺之唯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

文事包廣不具敘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賫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旣同相志一時翦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今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銜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卽馳去斯須復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

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言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動土之不從其言卽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卽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

撓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爲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歎異禮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旦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鐘噓表其遷化之晨也此

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洄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

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卽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膽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屢多鬼怪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唯簡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欬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禮誦訖還如常眠

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爲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任積載安隱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任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輶輶所擬舉城同隊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冠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下敕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悽惶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至矣唯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聞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驚覺將發而山谷萬重不知出路唯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惑所以現

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前虎卽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于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麗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岡像佻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爾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

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東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山叅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自餘香火叕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卽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虛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逐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蒔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唯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

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亭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領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

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
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穴莫測
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旣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
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
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
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
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
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
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

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
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
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卽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
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傷視羣僧猶如草芥
於大衆前側手指胸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
語不能出唇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
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
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卽問曰汝兩月已來常
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
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

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卽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旣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纏附臭氣薰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汚初無輕憚日債情欸薄通其意問何所學答

曰涅槃通以素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敘而談之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爲章句判釋泠然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苗來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爲佳客遂顰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亂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誠曰修道不欺闇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

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卽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誠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爲一番通時爾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王問寺所在衆皆大笑誠通勿傳此妖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欸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東出劣通人徑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巾褊額布袒短褐執鐮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羣僧放馬而

前曰何處道人不一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鐮來逐羣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餓虎通卽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敘離闕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修竹千雲青松蔽日

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百銜環金銅
綺飾貯以粟豆傷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
告云須前諮大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
尚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上許
眉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事者通禮
謁却立和尚命曰旣住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
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訊
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節映奪日光語引僧云
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
情意不同令人沮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

入室具敘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
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
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卽
以爲意但須諮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爲諮曰
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爲報不淺依
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
容勿以爲恨卽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
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
然步步返望更行兩里許歛見峯巒巉巖非復寺宇
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

者評云前者舉鏤驅僧假爲神怪令通獨進示見有緣耳言大和尚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如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壽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鐘唄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遶於高巒靈響時警於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

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神人厭其喧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彩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珍木美女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彌者謝病歸家養素閭巷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宅居讀

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擎鉢云
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時乞食彌近門聲妄乃遙應
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
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
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
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怪之謂尋山僧也入
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
前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靄靄不
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
中此巖數有鐘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令斯

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
靜必事喧雜希聞奇相矣

釋慧實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時共知
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
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迴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
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
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卽具述
設敬與共言議問實卽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
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
經業實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四

唐釋道宣撰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齋講
恒以常任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焉任寶明寺襟帶
衆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
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
可令一僧豎義今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
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
草坐失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
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內得之遍體

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
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
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
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
時咸嘉其卽世懲革不墜彝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爲性疎誕不修細行
好追隨流宕歡醺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
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遽縱造惡何不取
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
邊烏黯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

自咎責柰何此殃譴遂改革常習返形易性弊衣破
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
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
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
毛漸出遠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
暫怠卒爲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拔任郡內元開府
寺獨靜一房禪懺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
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也忽見一
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

皮靴乘白馬朱髮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羣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遇拒擊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之安業山阜不測其卒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

俱闇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襪衣來覲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食還怪失衣襪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雖目冥及與般若言及事同自覲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

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又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便付領於後彌勵本業遂卒於所任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觀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墻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

往又見西墻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日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竟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餐挹具瞻經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見當衢闡化深惟昔疊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但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弘者體權應

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胷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來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公雙林明導時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賫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王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

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四徹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脅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歎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往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壺山谷陳僕射

徐陵爲碑銘見類文也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荆落栖止無定多任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噉同俗爲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餒既同噉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爲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爲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

乃潔誓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爲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脣吻不動而囀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住酒席同諸讌飲而嚼噉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頰或復巡江河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臙棹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喘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

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禮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隆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唯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殺之襄陽法琳素與交游奉其遠度因事而述故卽而敘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梁周之

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旣懷寶填委貪附彌深唯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爾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沉實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卽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爲紛擾勞苦自他卽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泚漾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

林寺而出家焉初髮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卽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羣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爲恒准客到其門潛然卽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塞帷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繩床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

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燄洞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冥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袞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

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卽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曰衆生何爲嗜睡如此語已登卽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卽爲祈請應念卽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峨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卽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旣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爽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

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號爲仙闍梨焉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卽倒年百餘歲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許

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最爲得意名架於布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唯一食衣服麤素略無寸積顧步鏘鏘雅有風潤未出江都偏弘十誦讚誘前修聽者

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垂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臨終告弟子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所知終後屈一指將之雖伸還屈時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爲曰此處爲殿此處爲堂乃至廊廡廚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歿矣至期果然乃返鎖其房槌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赴闐闔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

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本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弊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晉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曰王所遊履必資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

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卽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鵝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荅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轍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爲立寶揚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

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內宮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俗唯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床邊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爲異時復有釋法濟者通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妃后雜任精進寡慾人罕登者文帝長安爲造香臺寺後主東都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有疹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唯願弘護荷

負舍生便爾坐卒剃髮將殮須更髮生長半寸許帝
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索大鐘打之一月餘日旣不
出定身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敕送于蔣州吏
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東都王公已下爲造大
幡四十萬口日齋百僧至于七十七人別日覲二十五
段通計十餘萬疋斯並荷其福力故各傾散家珍云
釋慧侃姓湯晉陵曲阿人也少受學於和闍梨和靈
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
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諸困厄
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偕和曰解脫首楞嚴猶尋解

縛王因放之自爾偏以慈救爲業大衆集處輒爲說
法皆隨事讚引卽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末往
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
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化積有年稔衆
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
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
拘山世時往揚都偁法師所偁素知道行異禮接之
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卽從窻中出臂
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偁云世
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

推述
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
襤褸拋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
大衆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踞坐床上就而撼之
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
容止澹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
雒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
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累逢梟
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
據下敕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

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
十尅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卽往獄所假爲餉
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
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
會便如所告敕乃總放諸囚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
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
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
自在而恒居軋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
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
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

明二年卽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官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聞深知神異隆禮敬之敕任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緣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所學者乃云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顧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實遵平等而言調譎詭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謫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總持

顧僧衆曰不久此寺當流血矣宜共慎之時以爲卓異共怪輕誕及遭法諺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途霑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隨夜卽宿略無定所旣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驚叫漫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裹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爲徵兆也及梟感起逆諸軍並著屯項額額如其相焉感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盛土當風揚之後覆梟感逆黨並被誅翦長夏門外日

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于雒邑

釋賈逸者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
沒有逾符識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身諸
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經而爲無識所恥有
方等寺沙門慧嵩者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
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諍
起嵩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語
焉故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
爲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禮贈
廣索錢米尅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羞恥

遂密殺之埋在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
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
側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拗羊頭捩羊頭衆人倚看笑
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
有楊祐師者佯狂峨落古老百歲者云初見至今貌
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衫食噉同俗栖止無定每
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
共稱美迨乎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未思沿惡代
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

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視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張河

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其道發異類爲如此也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唼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卽瘡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原縣民田薩垂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卽痊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旣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

尋卽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
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
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
見卽焚除巫覡所事躬爲摒擋禱祥屢見絕無障礙
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絲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
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胷襟莫二或復重病難治深願
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
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
汎溢厲涉而度岸旣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
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

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
言不涉世令不留心隨有任情志虛遠但服麤弊
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
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降禮崇敬儲宮王
族懿戚重臣戒約是投無爽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
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
定卒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
悲驚哀切因卽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
同嗟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
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屍所學侶等恐有外

侵乃藏于龕內四衆良晨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臯華嚴攝論尋常講說恒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絕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爲取婦五年同床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落髮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華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

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埤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爾管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任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採攝論講悟旣新衆盈五百多採名教而畧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唯陳止觀無相思塵諸要槃節深會大旨遷彌重之語諸屬曰爾雖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妙者唯道英乎自爾儀服飲噉未嘗篇章頗爲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依華嚴發願供僧有慕道者從其所爲因事呈理調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

務遊觀役心使有熏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線動逾信宿初無頓眩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九年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降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卽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全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卧

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任普濟寺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卽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

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答云此乃俗事心轉卽是及
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
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
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
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爲英禪師禪師之
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
耶褒以事答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
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
處明相旣現口云捨却奄然神逝人以手循從下而
冷卽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八十初將終日衆問

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
時感羣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惠褒
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
騰燄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
蒲晉二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
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
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僉以英不樂喧
譁但存道業便卽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
之纔下一鏹地忽大震人各攬草臨卧地驚懾周十
五里皆大動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頭

翔鳴樞上至于龕所廻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解
入神故得靈相氤氲存亡總集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也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
履清白服麤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
毒癘流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禮佛
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有不信者莫
不殃終預記未然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
以手指撫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
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
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及不受其法故壯年在道唯

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
阿耨達池并鑄石鉢卽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
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起白塔岩然山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辯才寺聽凝法
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掉舉僅觀尋採恒披敗納裙
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
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
單床上加草薦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縵縷爲
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
門無關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爲狂者則聞之仰面

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爲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費時亂業種種聚歛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餽飪寺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假謬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咳嗽達曙余親自見故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辭世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資糧粒不擇林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

塊破形銷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繪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氷炎常於講席評敘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豈其爾邪若指聖懷斯實凡度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爲功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宛而食至於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

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卽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

入鑊狀如冷水傷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旣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斯達量虛懷定難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饍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卽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今盛業京輦朝野具瞻敘事而舒故不曲盡

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九

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

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

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

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

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

代州耆闍寺釋道幽傳十五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傳十六

丹陽天保寺通闍黎傳十七

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八

單道琮

益州天敕山釋德山傳十九

旭上

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

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一

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二

神辯

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二十三

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二十四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二十五

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六

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七

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八

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九

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三十

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三十一

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

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京師定水寺釋明濬傳三十七

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 宋尚禮

兗州法集寺釋法沖傳三十九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
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
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
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
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
云往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
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
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

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爲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于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

香闍黎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爲衆須食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

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污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卽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卽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鰠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旣爲人所賤何爲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爲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闍黎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憇道人姓楊氏勤讀誦四十

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牀椶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爲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晝壁廊倒旦共往視試撥椶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出沒時有預知號爲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郾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旦郾兵果至王厚者爲主在城西大街方床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

城西遺糞而走至盤陀塔棄靴而廻衆怪之而莫測也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爲吉也擇曰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卽退隨後収之至盤陀斬郾兵千餘爲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後方驗度戴皮相皮郾聲同遺糞而走散於塔地所言州度

徒各切

反卽斫頭目前取驗

定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爲亡名法師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洵洵貴耳賤目卽知

皐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
萬心然之遂佯狂漫走人遂成羣觸物謗詆周歷二
十餘年亡名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爲天女怨心
風弄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
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
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答曰彼多讀書自
爲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卽輕爾
造關爲無過所乃著俗服關中却迴防者執之嵩詐
曰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送送至
京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靡所

不詣卽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又與道
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嵩又制千
字詩卽龍首青煙起長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
後曉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歿三日而鮪云見閭
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爲司命上士
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
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
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窻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
一人極瘦身作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
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

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荅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爲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蘇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釋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卽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

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官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今已摩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卽論法師之神足也論本住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鄽每往清溪路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

來儀果成先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咎宣帝惡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臨終說諸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逡巡間屍靈遂失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爲宣帝憾曰先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爲及也傳曰以爲後梁續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有何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祚所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關壤無辜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事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牀羣虎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浚壑西顧深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曰伯玉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衛侯不一例可知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遁之賓咸歸向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敘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敘胤簡文爲頌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

遠乃行至山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任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初喪亂無像元帝當辟曠少勇壯招募壯士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答曰籙旣護身章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不應道士曰爾猶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口絕水飲道士又曰爾夜

尚眠致無感耳又更七日常坐不卧三期屢滿靡尅昇天而氣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禳焉因卽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剃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鐘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旣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梁宣大定三年

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剝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馳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庵成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預表薊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住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

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誠犢子疾當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徵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尅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亡二年預云終事示如脾痛問律師曰阿那舍人亦有疾不未答間自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穌見閻羅王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

撰述
三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涌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爲之碑頌
廣彰德行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卽今尋逐莫測所往

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是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救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狸鬻根大蜂野葛鳩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曰任飲多少何論

一升便取鐵杓於藥瓮中取一杓飲之言諱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爾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爾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

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

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鬧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伴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以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爲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

卽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卽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豹騎與伴三人膂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事除之作兩裹餅啗一餅裹一具生鹿角一餅裹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噉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歿恭噉鹿角全無

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當者曾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大鐘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噉一手承底一手取噉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明當兵至可辦食具并大猪一頭寺無力制隨言爲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十安猪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羣

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
又曾山行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
虎不肯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
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衆食所噉如
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噉二百人料衆但深訝莫知
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
客遊沙彌口作吳語厨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
而燒之恭時怪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彌出後恭抱
厨柱起以沙彌衣置礫上柱壓之沙彌來求衣不得
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爲捧柱取衣此亦難可思

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噉辛腥在田農作
以鐮刀爲鐘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
犁田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闍梨出家時到
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
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叅軍郁九
間長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
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
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
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

見虎道蹲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襍上山長卿命住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卽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卽日辭出所獲覲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卽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

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何爲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麤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欬爾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斯事非一旦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爲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曰進請

爲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
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
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爲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
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六

釋道幽代州耆闍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寺講婆
伽般若并論聽衆百餘人日午坐繩床如睡見一天
人殊爲偉異自云我是釋提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
經初聞介介情不許之以畏死答云爲造佛堂未成
事有不可眠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
人生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通

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足及言
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天帝乃以少香注
幽手中尅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
如前說法下講至廊下床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
側驚怪來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于時寺外道
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飄而
沒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爲業有
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
將埧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埧可三斗許將還在道

行飲達寺垵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垵就
厨請粥三升仍拄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
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
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鰲犬一頭并一寺內
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埒滿道俗共
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
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
僧被鼠嚙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
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嚙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今爲
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灤中遷記某處爲厨

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
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
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鬪訟不可任耳永徽中恰
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陽通闡梨者任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十氣力
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綫如指大以用
紵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
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汚灑塗之
極厚唐初善禪師鍍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
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貴不以爲辭

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終須有付囑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撮卧氣已終矣年九十餘

京師西北有廢凝觀寺有夾紵立釋迦舉高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三年寺僧法慶所造捻塑纔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同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穌說云初去飄飄若乘風雨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威雄頃間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爲令死其人遽而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歿未答云命未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失像及慶所在時卽問凝觀寺僧云慶公死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達曙方見時共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穌活衆咸往問與大智說同自爾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八枚

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熨濕方食之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爽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渭南人單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儀容改異差後味諸飲食咸梟唯噉土飲水時俗命爲人蠶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

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唯息緣靜念爲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

可識學清簡者尚自誼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後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歿然山來往都不爲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蹋被嚙山以水洗之尋爾還復後還天敕山夏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牀下虎蹲牀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卽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獲山曰爾來何爲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知故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却住曰闍黎遇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爾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

去山年九十餘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爲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叅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覩如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爲旭上也年九

十八

釋道悅姓張荊州昭丘人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華常誦爲業隨有經戒

日誦一卷人竝異之初智者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次腹忽如裂水出湧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擾唯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煮而不熟慙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

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至山覲悅風儀秀眉蘊服請受戒品又遺厚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問何不著繒帛耶答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差虛嗽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沉泳之屬故慈善所熏或飛來肩上或浮泊手中雖衣弊服而絕無蚤虱時又巡村乞虱養之誠勿令殺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擎錫跣足

自云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號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沉密訥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衡岳思師所咸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師聞志焉相攜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顗返鄉歎爲故鄉不乏賢友足爲模楷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謁耀杜門密行不

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開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九遂葬於內華未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寶刹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間兩厦梁右軍將軍張僧璠自筆圖畫殿其工正北廬舍那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爲任經

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襄部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策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曾聞見行至禪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衆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非唯寡少更增諠譁相接曾未經涉恰如其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鑒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忘姓名去者請爲圖其墳塋巡歷覘原示其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言掘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

州有袁山松者博覽經誥時號儒宗聞辯學廣故來尋造以楊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賈辯曰楊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者松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其前述可除我固當爲指歸便引太玄經云又於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卧夜便露視審宿度之所次察亭彗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此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爲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偶然獲本請爲披決辯得欣然卽爲銷摘此僧茫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

曰安目彌天誠非虛稱學統彌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無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于時月臨井宿便云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夕漢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類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六丁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像爲生鬚三十

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楊爲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賣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

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足攣蹇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攣蹇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但閉目吾爲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旣了開目將欲謝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爾精誠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衆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爲不禮諸佛世尊卽於別院閉門常禮萬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蔚爾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釋法通姓關京兆鄆人小出家極尪弱隨風偃仆似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輒流淚一朝對觀音像

慨慷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尅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觀母旦食訖假寐於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爲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遺三驢馱筋通噉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之自爾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韌密舉大木石不以爲重寺有僧戲者斡力之最通竊取袈裟安在柱下戲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爲舉梁抽取戲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

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事必知氣力把手卽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總攬兩手急搦一時血出外潰彼卽蟠卧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你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具磴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節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叅請唐運大通自蜀而返于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卽其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烟乃獨止此山草菴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令盧行餘承聞往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猪來路人無敢犯後有二人寺北竊食

辛肉虎來擁遶哮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
往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部毗
尼戒本行往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卒於本寺
釋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弘直神智難測形無定方
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娑羅樹下宴嘿而人亦莫
之顧也依荆南記云晉永康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
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
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
便遲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多
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

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
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
今見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隋末喪亂稱兵非一蕭
銑時爲羅縣令施拊背指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
果王之米極平賤施誠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米斗
直萬五千飢餒者衆如此記授來事若指諸掌趙郡
王伐僞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雙銅筋銑曰令我同
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
陀虎來牀側人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卽低頭閉目
斯遇猛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

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強越於常伍後潜形高邁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
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
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萬錢轉更
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爲死計散費資糧爲不行
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枷
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
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沒水
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
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羣之美至
於筭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星以運爲一也
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資便削除俗玩剃髮入
道修學禪要志樂閑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
常觀行不隔昏曉嘗誦七佛呪等救濟無不輒應隋
末虎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爲
他厭及八營賊主楊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給蕭銑
次立又加奉敬所獲施物卽入悲敬二田又於州內
別置道場號爲龍歸精舍銑乃請問興亡答曰貧道
薄德不得久爲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

汴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留一影
令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女晨
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悉歸戒以
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聖寺智曠禪師塔側
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八時逃
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明安皮袋中每
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
靺鞨不信謂是細作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
問有何道術答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
曰此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遂

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人得信在
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明有儀止巡講採
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操耿介
勇銳居懷聞川聞見莫不高賞專務坐禪人不知其
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
兩陣以道和通往返彌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
重之後與道俗十餘行值突厥并被驅掠顯遂隱身
不見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箕山
守靜獵者奪糧頓盡顯遠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

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拘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袞周游法席叅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在息言然言爲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爲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

爾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爲我請聰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爲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爲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幡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蟲噉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爲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

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爲業自云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曰木杵又見兩人形大無影眉長披髮眼瞼上掩師便頂禮請救其人曰汝穀晷小遠從何來答昭果寺僧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真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逐我至寺行大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

來方言議久之送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輒塔存

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臺北水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坐熙怡如在久定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甘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縠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父老目者十餘人

說之五臺山者斯爲神聖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曰太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殊既遇聖者掩復丈夫曉悟華嚴經義乃造華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許卷近

龍朔中主人令會昌寺僧會贖兩度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鴈門郡府鷹擊郎將時年四十歛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總召家屬曰吾爲爾沉日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糧負襆獨詣臺山飢則餐松皮柏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偈亦無所叅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慨跏坐不

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餘載禽獸以爲親隣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厭俗爲道以解脫爲先自今以往願爲善知識非爾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爲對礙遂學大乘離相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釋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爲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時方蘇說云初

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濬答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青衣送至寺濬自爾精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二月卒寺衆咸聞異香云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敞悅頗以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噉不異恒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策第賓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第及之行次將仕乃脫袈裟吾今脫此驢皮預在人矣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

所歸云云不久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慙愧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信敬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辦卿舊與相知何爲不能書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聊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野風驚晚吹荒隧落寒霜留情何所贈惟斯內典章畫工不識書令誦十八遍已便去遂覺向諸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陷千載斯謂徒生徒歿大聖豈虛言哉貞觀中洛州宋尚禮者薄

學有神明好爲譎詭詩賦罷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鄴戒德寺貸粟數與不還又從重貸不與之因發憤造慳伽斗賦可有十紙許加飾莊嚴慳態時俗常誦以爲口實見僧輒弄亦爲黃巾所笑及禮將死謗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少時而絕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仕魏齊故又生於兖部冲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爲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爲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近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

又至安州嵩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卽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卽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有五六十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作外學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盖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固屢空于時逃難轉多復弊

霖雨無處投止山有大巖猛獸所居冲往詣巖穴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咸依之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閑習内外欸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乃令見開佛經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身旣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晃聞默然逡巡而退爾時大衆歎曰護法菩薩斯其人哉冲以楞伽奧典沉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裏盛習此經卽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冲轉教卽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

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諸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今以人代轉遠紕繆後學可公別傳略以詳之今敘師承以爲承嗣所學歷然有據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曾說可禪師後粲禪師惠禪師盛禪師邢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已上並口說玄理不出文記可師後善師出抄四卷

豐禪師

出疏五卷

明禪師

出疏五卷

胡明師

出疏五卷

遠承可師後

大聰師

出疏五卷

道蔭師

抄四卷

沖法師

疏五卷

岸法師疏五卷

寵法師

疏八卷

大明師

疏十卷

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遷

禪師

出疏四卷

尚德律師

出入楞伽疏十卷

邢老師後實禪師惠

禪師曠法師弘智師

名在京師西明身亡法絕

明禪師後伽法師

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

並次第傳燈于今揚化

沖公自從經術

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弘將二百遍須便爲引曾未

涉文而通變適緣寄勢陶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

學者苦請出義乃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麤況舒

在紙麤中之麤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爲私記今

盛行之初沖周行東川不任官貫頻有度次高讓不受年將知命有敕度人兗州度抑令入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預公貫而栖泉石撫接遺逸爲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召入沖得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亦極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卽弘大法展動英髦冠蓋雲蒸歎未曾有中書杜正倫親位法席詳評玄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曰何處老大德答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爲遠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漉信地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至大興善寺萬年令鄭欽泰於寺打

人沖止之曰公勿於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當沖曰罪不自當可遣他愛然國家立寺本欲安寧社稷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爲國祈福泰卽禮謝又三藏玄奘不許講舊所翻經沖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可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然沖一生遊道爲務曾無栖泊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顯慶年言旋東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音釋

鱣

音善蛇形魚也

愁

音愁

櫟

祖冬切木名

耶

蒲麋切地名在蜀

謔

迄却切戲調也

礫

匹各切寫

摘

知抽

也舒

鏖

側救切砌也

屨

訖約切草履

齏

才心切

謔

迄却切戲調也

礫

匹各切寫

摘

知抽

礎

柱

鏖

側救切砌也

屨

齏

才心切

謔

迄却切戲調也

礫

匹各切寫

摘

知抽

澤

鏖

獨故切塗

蟪

上演切也

韎

魚孟切

戡

苦含切

擗

匹各切

礫

匹各切

摘

知抽

也按

瀆

卽見切

磴

五對切

韎

魚孟切

戡

苦含切

擗

匹各切

礫

匹各切

摘

知抽

居奄

目

上下曰

瞻

爲

清浦

幻

泡

无

礎

巷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旆資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五卷計一萬四千一百字該
銀七兩三錢三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溧水陳子達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